简论赛音诺颜部的设立

崇德　高翔

清初，喀尔喀蒙古分为三大部，即札萨克图汗部、土谢图汗部、车臣汗部。三汗部源远流长，早在天聪、崇德年间，即与后金（清）遣使通贡。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多伦会盟，清朝仍存留三汗部名号，“颁示定例”，“视四十九旗”。但是，降至雍正，清朝在漠北增设赛音诺颜部，这成为清代蒙古史上的一件大事。赛音诺颜部的设立，与当时北部边疆形势、清朝对蒙古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，它对于加强国家统一、巩固西北边防具有重要意义。本文略述其事。

一、赛音诺颜源流

雍正时设立的赛音诺颜部，是以原喀尔喀土谢图汗所属赛音诺颜本旗及其近族为基础。赛音诺颜，考其源流，先世系元太祖成吉思汗后裔，而赛音诺颜之得名，则与明朝后期喇嘛教黄教派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有关。

据史载，十六世纪末，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已在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流传。当时，贵族图蒙肯笃信格鲁教派（即黄教派）。万历四十四年(1616)，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被刺，图蒙肯闻讯率兵赴藏。在西藏，他会晤了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，奉银万两以建黄教塔和寺院。返回故土后，成为班禅和黄教的最大施主。①

图蒙肯的慷慨和忠诚，赢得了西藏宗教上层的欢心，他被授予赛音诺颜称号，并令所部“奉之视三汗”②。赛音诺颜是蒙语，赛音意为好，诺颜即贵族，从而大大提高了图蒙肯在漠北地区的地位。

不过，尽管达赖要人民奉图蒙肯视三汗，但该部对土谢图汗的从属关系却并未改变。及其子丹津喇嘛主事时，达赖授予他诺们汗号。可是，这次影响似乎不大，诺们汗号也未见承袭下来。因此，从明末到雍正初，外蒙古始终只有三大部落。

十七世纪后期，准噶尔崛起于西北边陲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，噶尔丹挥师三万，越杭爱山攻掠外蒙古，从而导致了喀尔喀蒙古的大举内徙。在内徙诸部中，就有丹津喇嘛之孙善巴及其属众。清朝不仅授善巴札萨克，并封之为多罗郡王。康熙三十（1691）和三十一年（1692），还多次下令完聚其部属，以示优遇。③

及至昭莫多之战后，喀尔喀三部归于故土，重新编置旗分佐领，设屯田于鄂尔浑河一带，并征兵于阿尔泰山。是时，善巴及其属众仍为土谢图汗所辖。④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善巴率众来归时，还有一位年轻的蒙古贵族也来到内地，他就是善巴的从弟策凌。据《啸亭续录》载：“王（指策凌）时入冠，负祖母单骑叩关降”。⑤康熙对这个青年贵族显然很感兴趣，令“居京师，教养内廷”，而且还“编所属佐领附察哈尔镶黄

旗驻牧"⑥。到四十五年（1706），即取和硕纯悫公主，成为地位显赫的和硕额驸，以后在赛音诺颜部的设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二、赛音诺颜部的设立

历史活动总是由一定具体的人来完成的。清代赛音诺颜部的设立和策凌的个人命运紧密相关。

据《清史稿》等史籍记载，策凌由于对准噶尔的掠夺深恶痛绝，非常重视对部属的军事训练，"策凌生长漠外，习知山川险易。愤喀尔喀为准噶尔凌藉，锐自磨厉，练猛士千，隶帐下为亲兵。又以敌善驰突，而喀尔喀无纪律节制，每游猎及止而驻军，皆以兵法部勒之，居常钦钦如临大敌"。因此，这支军队一时称雄漠北。⑦

策凌军队在当时显然和赛音诺颜本旗——善巴部有所不同，名义上仍隶土谢图汗，实际上却自成体系，直属清廷。雍正二年（1724），清朝在漠北设左、中、右三翼副将军，策凌和土谢图汗部长丹津多尔济并当此任，分辖左、中两翼就是很好的说明。⑧。策凌部属的独立，既是赛音诺颜部设立的先兆，同时，也为此准备了必要的条件。

这里要分析一下赛音诺颜部设立的时间，因为历来对此说法不一。不少人认为是雍正九年，何秋涛的《朔方备乘》就说："（雍正）九年，以策凌奋击准噶尔立大功，……分土谢图汗部所滋息之二十一旗隶赛音诺颜部，……由是赛音诺颜部始为大札萨克与三汗并列"。⑨魏源《圣武记》也讲："雍正九年，以固伦额驸策凌奋击准噶尔功，又增赛音诺颜部"。⑩

还有人把赛音诺颜部的设立定为乾隆六年。《清史稿》"策棱列传"云："（乾隆）六年，……乃分（土谢图汗）二十旗与策凌，为赛音诺颜部。……自此喀尔喀为四部。"⑪

事实上，上述说法都不确切。雍正九年，策凌部确实在对准战争中取得了鄂登楚克大捷，立了大功，清政府对他的奖赏也很殷厚，但并无分旗设部之事。《清实录》载当时对策凌的奖励是："晋封为亲王"，"赏银一万两"。这和对土谢图汗部长丹津多尔济的奖励基本一致。⑫

《大清会典事例》的有关记载使我们有理由断言：赛音诺颜部的设立不可能在雍正六年以后：

"（雍正）六年，定喀尔喀四会，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"⑬

我们知道，雍正五年曾令蒙古各部举行定期盟会。六年的这一措施，显然是上述政策在外蒙古的具体化。而赛音诺颜部的设立，是外蒙古分设四会的必要前提，它的出现绝不会较此更晚。

从有关材料来看，赛音诺颜部设于雍正三年的说法较为可信。

祁韵士的《皇朝藩部要略》是一部记载确切，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，它对赛音诺颜部设立情况有较详细的叙述。据载：雍正三年（1725），"上以额驸策凌所部系出赛音诺颜，较三汗裔繁衍，而策凌自简任副将军劳绩懋著，命率近族亲王达什敦多布、贝勒纳木扎勒齐亲咙、贝子策旺诺尔布……凡十九札萨克别为一部，以其赛音诺颜号冠之，称喀尔喀中路，不复土谢图汗，喀尔喀有四部自此始"。⑭

张穆的《蒙古游牧记》对蒙古各部源流、游牧作过不少精当考述，其记载和《藩部要

略》基本相同：

“雍正三年，以固伦额驸策凌击准噶尔功，诏率近族十九札萨克别为一部，以其祖图蒙肯赛音诺颜号冠之。积前凡四部七十四旗”。⑮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乾隆时修的《会典则例》和蒙文《宝贝念珠》等史籍有关记载也与此大致吻合。

这样，新设立的赛音诺颜部共有二十一旗，即策凌一旗，赛音诺颜本部善巴一旗，赛音诺颜近族十九旗。在此基础上，以后设齐齐尔里克盟，策凌为盟长。而土谢图汗部经过这次解析后，由原来的三十八旗变为十七旗，势力大为削弱。

随着赛音诺颜部的设立，漠北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三汗部外，新设诺颜部，形成了喀尔喀四大部：即后路土谢图汗部，东路车臣汗部，西路札萨克图汗部和中路赛音诺颜部。

三、赛音诺颜部设立的原因及其影响

清代和民国时期，不少人认为，赛音诺颜部的设立只是因为策凌的军功，即所谓“以奋击准噶尔功”“又增赛音诺颜部”。其实，这种说法失之于肤浅，而且，也不符合历史事实。雍正初，清准之间并无大的战事，策凌也无甚军功可言。赛音诺颜部的设立，实际上是清朝对蒙古统治政策的具体体现，并和加强国家统一、巩固西北边疆的大政方针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或者说，正是这种方针推行的结果，因此，它的出现，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。

雍正初年，清朝和准噶尔处于军事对峙状态。雍正由于内部事务繁多和经济力量不足，一时无力解决这一割据势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清政府致力于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：一是搞好防御，防止准噶尔的侵扰；二是积蓄力量，为平准创造条件。而要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，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控制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这是因为，如果对喀尔喀的统治不巩固，清朝就不可能集中精力对付准噶尔，而离间清朝和外蒙古的关系，则是准噶尔的贯用技两。⑰

此外，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的统治，始终坚持“众建以分其力”的方针，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提出“蒙古之人犹此云然，云合则聚雨，蒙古部落合则成兵，其散犹云收而雨止也”。⑱增设盟旗，一定程度上可以妨碍和阻止蒙古人的发展，分割各部蒙古势力，利用已经归服的蒙古部落打击那些反清势力。

从当时形势来看，要加强对漠北的控制，必须从势力最大的土谢图汗部着手。在喀尔喀三汗中，只有土谢图汗号是达赖喇嘛正式赐封的，因而在漠北具有很高的威望，而且属众众多，到雍正时，已达三十八旗。显然，削弱土谢图汗势力，是清朝加强对漠北统治的前提。

纵观雍正前期蒙古历史可以发现，雍正三年（1725）的分旗设部，只是清朝在喀尔喀扶直亲信，削弱三汗部势力，加强中央控制的众多措施中的一环：

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封策凌为多罗郡王，提高其政治地位；

二年（1724），以策凌为副将军，和土谢图汗部长丹津多尔济并列；

三年（1725），分土谢图汗十九旗，设赛音诺颜部；

五年（1727），定蒙古各部定期盟会，使清帝成一切蒙古王公贵族之上唯一大汗；

六年（1728），令喀尔喀分四会，每盟设正副盟长一人

七年（1729），对准战争爆发

九年（1731），令策凌为大札萨克，旋为定边左副将军，总统喀尔喀四部兵。

应该提及的是，在对准战争中，清朝利用三汗部王公贵族的怯懦无能，加紧削弱其势力，这从当时不少上谕中清楚地反映出来；⑲与此同时，清朝进一步提高策凌部地位，使其“位次在土谢图汗、车臣汗、札萨克图汗之上”⑳

这里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清朝要选策凌一族为自己在外蒙古的代理人？

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：

第一：策凌曾被教养内廷，且为额驸，不仅在政治上和清朝一样仇视准噶尔，而且在文化上、姻亲上和清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；不仅忠于朝廷，而且作战勇敢，富有军事才能，即所谓“不必读书知大义，每于临阵冠三军”。㉑扶持这样的亲信，可以保证其不辱使命。

第二，策凌一族系成吉思汗后裔，享有赛音诺颜号，在喀尔喀有较大影响，而且先世也曾受过汗号，这就使清朝扶持该族显得名正言顺，易服众心。

第三，赛音诺颜一族长期以鄂勒浑河西北至乌里雅苏台为游牧，北界俄罗斯。㉒在这里建立独立部落，不仅可以为其他三部屏障，防止准噶尔进攻；同时，也便于和俄罗斯交往，巩固西北边防。事实上，赛音诺颜部设立后不久，策凌就以朝廷代表身分，赴楚库河与俄使议定两国边界。㉓

赛音诺颜部的设立，对于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这在雍正七年开始的清准战争中得到了充分说明。战争初期，清军处境非常困难，正是策凌军队取得的鄂登楚克大捷和光显寺大捷，才改变了这种不利形势，为以后双方议和准备了前提。当时，策凌军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

“朔风高，天马号，追兵夜至天骄逃。雪山傍，黑河道，狭途杀贼如杀草。安得北斗为长弓，射陨欃枪入酒钟”。

生动反映了蒙古健儿为维护祖国统一、效命沙场的高昂斗志和献身精神。㉔

至于乾隆时期的平准战争，赛音诺颜部更是战功卓著，名扬青史。

更重要的是，赛音诺颜部的设立，进一步加强了朝廷和漠北的联系，使祖国北疆的统一，大为巩固和加强。不少史籍表明，清朝对新设的赛音诺颜部非常重视，并利用它来实现朝廷对漠北的管辖：“清廷统治喀尔喀，设定边左副将军及办事大臣一员，分驻乌里雅苏台及库伦两地。定边左副将军，总统四部兵，兼理札萨克图汗、三音诺颜两部事；……库伦办事大臣兼理车臣汗、土谢图汗两部，北徼恰克图买卖城中俄互市事宜，亦受其管理”。㉕

而定边左副将军之任，长期由赛音诺颜一族担任。策凌及其子车布登扎布、成衮扎布均曾担任此职。所以有人说：“本朝外藩勋戚之盛，内蒙古推科尔沁部，外蒙古推赛音诺颜部”。㉖至于策凌本人，则“恩沐三朝，宠冠四部”，为有清二百余年所罕见。㉗

总之，雍正初年赛音诺颜部的设立，是多民族国家加强统一的结果，而它的出现，反过来又推动了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。

---

①参阅纳楚克道尔吉《喀尔喀史》第三十页。

②③祁韵士《皇朝藩部要略》（以下简称“藩略”）卷三。

④㉑㉗张穆《蒙古游牧记》卷八。

⑤昭梿《啸亭续录》卷三“超勇亲王”。

⑥“藩略”卷四。